

去砀山看梨花

胡竹峰



砀山的梨好吃，人却只是吃，并不去看。每年砀山梨花开时，远近不知道多少人想去看梨花，像是赴一场盛宴。小时候不喜欢梨花，觉得一味的白，没有桃花、杜鹃、蔷薇、美人蕉红得可人红得喜气。

梨花开得早，小时候春行，其它的花尚未开，在野外走了一天，蓦然在远处，发现了一树梨花开得正好，日暮天低，晚风轻抚花枝，人俯身看花，常常看得痴了。有些花盛开了，五片花瓣怒放，花瓣中间一簇细如发丝的花蕊。有些花含着苞，稍微含蓄一些，饱满得快要胀开的态势。有些花还是圆溜溜的骨朵，小小的、圆圆的，如同一颗颗珍珠。

梨花只是白，花瓣并不大。玉兰花也白，花骨朵却很大，大概是玉兰树多生得高大，白得有些憨态，白得无邪，白得无辜，白得无力，一点风雨也经不住，三两个雨点就让它七零八落，残了一地，像摔碎了一桌好瓷器，让人忍不住惆怅忍不住惋惜忍不住心疼。相形之下，梨花耐得住风雨，甚至风雨中看来更有韵味，隐隐有美玉的光泽光华。

有一年在砀山，恰逢雨天，一树树梨花的白，在雨中远远看来，无非一阵寒意。庭院里那一棵干瘦的梨树，挂着晶莹的雨滴，如此俏丽如此静雅，格外楚楚动人。非怪白居易《长恨歌》里写离别，“说玉容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”。雨中的梨花有一种茫然，虽然也白得无邪，但其中有思，多了诗意。

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。曰：思无邪。

梨花总让想起诗，是晏殊的诗：油壁香车不再逢，峡云无迹任西东。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。

几日寂寥伤酒后，一番萧瑟禁烟中。鱼书欲寄何由达，水远山长处处同。

从分离写起，回忆过去，无限思念和惆怅。“梨花院落溶溶月，柳絮池塘淡淡风”一句，极幽雅，令人荡漾在温柔风里。可惜那美人的油壁香车不再见了，以前的日子如云四散，寒食禁烟时节，更添无尽萧索。水远山长，音书难寄，令人惆怅。

是寒食雨，是梨花白，人越发容易伤感。文士如此，武人也如此。南宋人张炎浪迹江湖，想到修楔、卖饧的故家风俗，只能在梦中相见。折下一条柳枝，以为能解思乡之愁。望着燕子徘徊，梨花带雨，无限伤感。

劳劳燕子人千里，落落梨花雨一枝。

一字一句皆是无奈。

书家给人题字，好题梅花心事，或题梅心事。都有很好的寓意，极清雅。梅花有心事么？梅花的心事只在村落田野小院，是隐士的心事，是清淡的心事。我总觉得梨花才是装了一肚子心事。

都说梨花像雪，其实槐花才像雪，厚墩墩开在树上。像下了场雪，白得耀眼，我并不喜欢。槐花有种素面朝天的白，白得宁静白得妩媚，白得浅薄，有些俗气。白得宁静白得妩媚都不稀奇，稀奇的是白得热闹。梨花也白得热闹，但梨花热闹里有寂寞，更有独特的格调。

有人说梨花的瓣子是月亮做的。月逊梨花三分白，梨花输月一幽情。

盛开的梨花像六军缟素，这么说不吉祥。也或许梨花的白里有悼亡之意，更有追忆逝水年华的老成。梨树枝杈极多，模样并不俊俏，初结果的树也老且丑，好像一出生就有满肚子的传奇。

词里说，闻时满枕梨花香，满地梨花香，又说海棠红瘦，梨花香淡，似嫌春晚。梨花并不香，真正香的是兰是桂花。少年时候在山里游荡，山凹的一枝春兰能香飘几丈，引得人觅香而去。老家庭院有一棵丹桂，秋天花开了，满院子的香，过路客总忍不住深吸几口气。

砀山的梨花落了，过几天，树上挂满了新生的梨，嫩嫩的，小小的，青青的，一颗一颗，见风长，长成一个一个梨子。生吃，酿酒，还可以熬成梨膏。冬天里伤风咳嗽，我常常喝一点点梨膏。凝乳状，洗成了酱红色，暖暖的，倘或窗外下一点雪，我就会想起砀山梨花啊。

雪静静下着，梨园一片白，那是冬天的梨花。

老韩豆腐

张淑清

老韩不老，才刚过了五十门槛，最显著的特征，眼珠子大，拿屯里人的话说，牛眼。大家不喊他名字，习惯叫老韩。

老韩的豆腐很出名，别人的豆腐细嫩光滑，一掐就出水，像大姑娘的粉面桃腮，外观玉白精致。老韩做的豆腐整体有些粗糙，像老者一脸的褶子，但口感清爽，浓浓的豆香在唇齿间荡漾。

货卖一张皮，老韩豆腐色泽表层不耐品，不知底细的不肯秤他一块豆腐。老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，车后驮着一只木板钉的长方形盒子，一坨豆腐热气腾腾泊在上边，盖着一块白帆布，从他家门口摇晃出来，就扯开破锣嗓子吆喝了：豆腐喽，豆腐喽。

豆腐两字间距两分钟才慢吞吞逛游来，腐字就像把电子溜达一圈后现身的。中等个子的老韩，硬是吆喝出三百六的高分贝。老韩如果唱京剧绝不亚于那些风风光光的剧团头牌，这一嗓子掀起一道道铁门、柴门，一个个端着盆、钵子站在路边，等老韩割豆腐。报出斤数，一刀下去，上秤一摇，不多不少正好那个数。

奇了，老韩这一刀怎么就目测得恁准？有人疑惑，老韩说不信再用别的秤摇一下。重新来了一次，果然足斤足两，乡亲们也就不得不折服了。

买豆腐的大多是女人，她们喜欢和老韩拉呱，有的泼实娘们伸手掏他裤裆，老韩也不恼，唧唧笑，继续做他的生意。

山里的日子枯燥，枯燥的日子总得找点乐子，老韩是一帧风景，老韩一到，电子就像一锅饺子，在沸水里扑腾。老少爷们都愿同老韩唠嗑，老韩兜里揣着一盒云烟，不贵，九元钱的。遇上抽烟的爷们来割豆腐，得空递一根烟，袅着蓝瓦瓦的烟雾，说几句不咸不淡的话。日子就丰盈起来，空荡荡的心里就多了蓝天白云，花草树木。

老韩所在的电子，都买他的豆腐，第一，老韩豆腐没有任何添加剂，豆子也是籽粒滚圆，颗颗饱满，虽然不好看，吃着越咂磨越有味道。第二，老韩豆腐坊在当地有六十年的历史，他多活着时就经营着豆腐坊，轮到老韩也如老子一样，将

豆腐坊运作的不温不火，不急不躁，好像牛拉磨，不像那种嫩脂豆腐，添了化学物质人吃了会做病的。

在陌生的村落，老韩豆腐吃了闭门羹，这也难不倒老韩，他把车子支在大街上，割一块豆腐，一家一家敲门，让对方免费尝尝，不好吃就不做这生意，盛情难却，人家尝了，也确实有嚼头，和嫩脂豆腐有区别，嫩脂豆腐没豆子味，也扛不住火，锅开了豆腐碎成一锅粥。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，老韩豆腐好，人也像一块泥巴一样实在，打诨骂俏不生气，与人是一个水平面上。渐渐地，老韩取代了原先那个卖嫩脂豆腐的。老韩曾和他碰过面，一位四十左右的汉子，夏天嘛，那汉子开着三轮车在一处拐弯的三叉路 and 老韩相遇。老韩笑了笑，汉子也笑了笑，不过，汉子左胳膊上纹着的一条青龙活灵活现，似乎随时都可以吞噬了老韩。

老韩在青龙手里夺走了很多客户，他也觉得过意不去，同行是冤家，老韩尽量避讳，就到比较荒僻的屯子卖豆腐，问题是老韩的自行车哪撑得上吃油的三轮车？因此，老韩去的地方，青龙先他一步去了。

老韩后来也懒得争什么了，就在自己屯子卖，有时去赶几场大集，儿女全在城里安家落户，也劝老韩别做豆腐了，如今超市柜台卖的各种包装豆腐，应有尽有，谁还到作坊买？老韩叹了口气，你们不懂。唉！老祖宗留下的做豆腐方子，不能说埋没就埋没了。

有一天，老韩发现，电子里的老主顾对他避而不见，他的一板豆腐卖到晌歪歪也只卖了一小部分，想起附近村子集日就去了，好不容易卖完豆腐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返回，却听到一阵烟花爆竹声。就见电子中央老马家门前围拢很多人，一块嫩脂豆腐的牌子高高挂在一棵柳树上，青龙正眉飞色舞地拱手欢迎人们的到来。

老韩惊了一身虚汗，像做贼似的咪溜一转身，回家了。

老韩有一周没在大街上吆喝卖豆腐了，街坊邻居有点纳闷，老韩这是出啥状况了？

当大伙涌向老韩家探个究竟时，蓦然看到，原先立在他家厢房前的老韩豆腐牌子，不见了。

电子的人一边吃着青龙的嫩脂豆腐，一边惋惜老韩：啧啧，白瞎了老韩豆腐，啧啧，老韩是个好人。

